

6个城市8个女孩 讲述身边的故事

蒋振东 主编

Black Love Story

# 黑爱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long, dark, wavy hair, looking down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. She is wearing a white top.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a faint, light-colored floral pattern. On the left side, there is a vertical, glowing rectangular area that appears to be a window or a screen, showing a faint, warm-toned image of a couple embracing. The overall mood is melancholic and evocative.



# 黑爱情

Black Love Story

我希望看到的爱情是悲伤的。这样我可以有泪。比如《黑爱情》。  
我希望得到的爱情是欢喜的。这样我可以有笑。比如《红爱情》。

电台节目主持人 若圆

长大了才明白，被泪水浸染过的爱情故事才更打动人心，记忆持久。痛快淋漓地为爱哭一回，再放开心扉为爱笑一次，你就真实地活了一次！那么，从你看到的《黑爱情》和《红爱情》开始吧！

女友杂志编辑 紫伊

《红爱情》告诉我，爱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简单，从瞬间到永远。  
《黑爱情》告诉我，爱情也是打折的童话，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公司白领 小兹

ISBN 7-5006-5101-5



9 787500 651017 >

ISBN 7-5006-5101-5/1 · 1079

定价：16.00元

6个城市8个女孩 讲述身边的故事

蒋振东 主编

Black Love Story

# 黑爱情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爱情/蒋振东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
ISBN 7 5006 5101 5

I. 黑... II. 蒋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0693 号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79045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1019121

大利华刷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x

880×1230 1/32 5.25 印张 9 插页 12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9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-039659

# 目录

我的百合岁月	1
凤凰只在夜里醉	11
挖个藏自己的坑	21
遇见你，爱上雨	29
月色撩人	41
本命劫	53
无心的失手	63
当爱已成往事	73
温哥华悲伤一号	85
本命	97
爱，还是不要说的好	107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	121
迟到的信箱	133
八点钟爱	141
二十四小时的爱信	151
爱信迟暮	157

我

的

百合  
岁月

文 / 叶倾城

最后我终于精疲力竭，我对九信说：“你父母所要的儿媳妇，乃是洗衣粉广告里的女子，永远系着平整干净的围裙，捧着大盆衣物，深情款款地只说一句话：‘家人的健康与平安，就是我的最大的幸福。’九信，饶了我吧，我没有那份天赋。”

我与九信七年的过往就此了断。

渐渐有同事发现不再有人在下班的时候等我，懒得听他们的旁敲侧击，我索性昭示天下：“我失恋了。”不是不痛的，心中不是没有异样滋味的，但是我在微笑，而日子还要接着过下去。

那是六月，天空很蓝，我的白色丝裙，柔软如一阵低语，发上一只骨质蝴蝶，闪着暗调子的白。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我也觉得自己的美丽，然而在我们银行实习的中专女生脱口而出：“你都这么老了，还穿这样的衣服啊？”看着她十八岁的唇，十八岁的颊，我蓦地愣住了。原来是老了，原来这些日子来一直觉得的疲倦，其实是老，我竟然，已经老了。

这样的六月，这样的最好的季节，我认识了陈。

是在一次酒会，我第一次喝到了黑米酒，甜而清冽，让人想起那些甜而温暖的家庭日子。他们觥筹交错，我只在一侧，全神贯注地喝酒，许久，也不觉得醉。

在我又去斟不知第多少杯的时候，一只手轻轻挡了一下：“叶小姐，不要再喝了，这种酒有后劲的。”





我抬头，是认识的。陈，中年人，一家日本公司的本地代理，是我们银行的客户，曾经略有接触，我笑一笑：“谢谢。”仍旧为自己斟满了。

他又说：“我去给你倒杯茶好吗？红茶，或者咖啡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良久，他忽然说：“其实，叶小姐，感情上的事看开一点。”

我猛地抬头，他的眼光倏地逃开，可是那一抹关切像火焰一样，烙在我的面颊上。我觉得了疼。我站起身：“陈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告辞了。”

婉拒了他要送我的请求，我慢慢地走过静悄悄的街巷。夜风缓缓地吹过来，我觉得疲倦，日复一日，在单据、汇率、电脑之间，生活的本义不知到底是什么。我是如此迷茫，而酒力阵阵上涌，世界在我眼前摇晃起来。

一辆车无声地停在我面前，我还以为是的士——是陈。

我靠在椅垫上闭着眼，汽油味冲得我阵阵头晕，他转头问我：“往哪里开？”我张口欲答，却“哇”地一声吐了。

我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，而陈一直地拍我的背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我一身的冷汗淋漓，只有他的声音，是惟一的清醒和暖。

车终于开到了我的楼下，我连滚带爬地跌出车门，一个人扑上来抱住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竟是九信。然而我连吃惊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第二天我醒的时候，头痛得像要爆炸，但我还得挣扎着去上班，因为金库钥匙在我手里，我若不去，虽然地球不会停转，可是银行今天就开不了门。我禁不住呻吟：“生亦何欢，死亦

何苦？”

然而一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我雷击般地愣住了。我的桌上，有一大束雪白晶莹的百合花，清冽的芳香里带着淡淡的草药气息，仿佛爱情的纯净里布满生命原本的无奈。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送过花了，也已经很久很久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最爱的花，是百合。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要看上面的卡片，上面没有卡片，什么也没有。

那时离年底还远，陈却常常过来与我们谈业务。见到他，我便想起那个晚上，我是如何地吐了他一身，总归有点讪讪的，他却总是很大方，谈笑自若，下班后还常请大家一起去吃夜宵，大家轰轰烈烈坐了一圈，多么千奇百怪的食物都有人叫。陈有时会感叹：“真是年轻啊，有这么好的胃口。”

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有机会细细地看看他，他的确不年轻了，深蓝色西服已半旧，却说不出地舒服熨帖，鬓边一圈华发，脸上恒常带着淡淡的笑容，安静地宽容地目睹着我们的青春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锐利和沉静。

他忽然转头担心地问我：“你为什么吃得那么少？”

我用啤酒杯挡住脸：“因为我不年轻了。”

他总是开着他那辆旧车，送大家回家，绕来绕去的，所有的人下了车，最后在车上的那个人总是我。不知怎的，与他在一起，我总觉得窘，好像说什么都不对，什么都不说也不对，就只好哼歌。那段日子正流行黄安的《救姻缘》，我便一遍遍地唱：“当我初见你的容颜……”

他多半是沉默的，可是有一次他突然说：“你知道我初见你的容颜是什么时候？”不是那次酒会吗？





他始终没有看我一眼，车内很黑，透过车头的后视镜，我并不看得见他的表情。“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我去找你们主任，向你打听。你穿着那种土黄色的行服，但是头发很黑很黑，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眼睛那么亮。我当时就觉得，你像一种花。后来，你那次呕吐，真的应该很脏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觉得你是那么地干净，我到那时，才知道，你，像哪一种花。”

我极力地回想，是真的有过这样一回事吗？有过这样一个人，隔着银行特有的高高柜台，把我放在他的心里吗？我忽然地听见自己胸中有一种奇怪的心跳。

仍旧日日有美丽的百合花送到我桌前，我晚上和同事成群结队地去消夜，分手后，九信来找我的次数反而更多，我仿佛是真的很不寂寞。一次，九信问我：“我已说服了我的父母，他们的意见不再会是我们的障碍了。叶青，你还愿意回来吗？”

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在我与父母之间左右为难，直到我离开他，他才有勇气为我争取。如果一个月前，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会非常高兴，而此刻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犹豫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摇了摇头。

九信没有逼我，只是指着那一束百合花问我：“为了他？”

我摇头：“我不知道是谁送的。”

我的确不知道，可是我有直觉。

一次，我为公事去找陈，他正在开会，秘书将我引进他的办公室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他的桌上，也有着满天繁星一般的一束百合花。我把脸埋在花束里，良久良久，身后门一响，我触电一般弹开。

那一晚他送我回家，路上他那辆旧车抛了锚，夜色渐黑，我

们坐在车内狭小的空间，呼吸着对方呼吸的空气，我莫名地想要躲开他，却又不能。我问他：“你的车这么旧了，为什么不换新的。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，声音里微微地带点喟叹：“人到中年，要换任何一件东西，即使只是一辆车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”

只是这样的一句话，可是，好像我全懂。

我们好歹拦了辆的士，到我家的时候，天已全黑，九信在楼下等我，他问：“是上次送你回来的那个人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“他已婚？”

我说：“是，但是优秀。”

他冷笑：“不过是潘驴邓小闲罢了。”

我突然急怒攻心，一掌挥了过去，九信顿时愣住了。

然而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，在一夜无眠之后，我决定利用假期出去旅游来避开陈。在异地的汽车上，我昏昏欲睡，有人轻轻碰我：“小姐，东西掉了。”可不正是陈，他的脸上有一抹顽皮的笑意。

我忽然地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。

那几日一直下着细细的雨，然而我们是快乐的，在万家灯火的夜市吃小吃，坐长途车去偏远的乡村买真正乡土的斗笠，穿过大街小巷去找电影里的那种红灯笼。他为我支着伞，手背上的皮肤微微地松弛，却使我莫名地，觉得一种风雨同舟的情愫。

傍晚，是在洛阳桥，风好大，行人渐渐稀少，在夜色里影沉沉的黑桥上，只剩了我们两人。我的蝴蝶发夹忽地脱落了，





被风一带，向河里翻飞而去，我们同时伸手去抓，没有抓到，他手中的伞也飞了出去。大颗大颗的雨刹时扑来，他轻呼了一声，一时不知所措，竟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。世界骤然缩小到只剩了他的心跳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我终于承认我是爱他的，爱他这一刻的真情流露，爱他理智下还依然保留着的一点点天真。

那一夜，我做了他的情人。在激情过后，陈不断地问我：“我要怎样补偿你呢？我能给你什么呢？”

我笑：“我要钻石汽车名表名衣俊男十名，速速送来，不得有误。”

他也笑，却微微不悦：“你总是不正经。”

我忽然觉得了悲凉：“你要我怎样正经呢？逼你和老婆离婚娶我，你会吗？人到中年，要换任何一件东西，即使是一辆车，或者是一场婚姻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知道。”我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点燃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抽烟，第一口就被呛出了泪，我就那样静静地流着泪，静静地抽着烟。

陈自背后环住了我：“但是我的心我的感情，是全部交付给一个女人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相信吗？”

我想了很久，忽地一转身，紧紧抱住他。

关于我和陈，九信是惟一的知情人，我没有办法瞒他。他常常问我：“你真的不愿意回到我身边？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曾经的懦弱而惩罚我，也不是因为寂寞才跟他在一起？”

我对他总是坦白的：“九信，你不明白，自从认识了他，我才知道，世界上的男人，除了他以外，对我来说，都没有区别。”

他良久才苦笑：“可是叶青，我会等的，除非那男人肯离婚

娶你，否则，我总会等到你对这种身份厌倦的时候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不寒而栗，那一天，真的会来吗？

陈的日方总裁将来查账，陈顿时大忙，每次我打电话过去，他总是匆匆几句便挂断，我便始终没有机会告诉他，我将作为银行的代表出席。见我进去，陈显然是出乎意料，却只装得不动声色，反是他的副手招呼我。这样的欲盖弥彰，竟然会是陈，我有一点没有想到。

不久，日本老板御驾来临，陈顿时起立，深深鞠躬。此时，阳光正从窗口，一格格投射进来，照在他的身上。那是我第一次在自然的光线下见到他，他鬓边的灰发，他脸上恭敬的笑容，他微微凸出的小腹，我忽然地觉得陌生，觉得仿佛从来不曾与他相识。

为了一张支票的签字，我与那位总裁起了争执。陈极怕我会得罪他的老板，频频对我使眼色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像抛媚眼一样，我突然极端厌恶。

他真的是老了，眼角的鱼尾纹根根毕现。原来那些气质，那些痛惜，那些蕴藉，不过是在夜色中的假象，而在此际的阳光下，我真真切切地知道，他不过是一个最平常的中年男人，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，在妻子面前虚与委蛇，也会有怦然心动的时候，可是，不肯付出一切去换的。

而我究竟做了什么？

作呕的感觉萦绕不去，我不得已地致歉，去了洗手间。俯在马桶上呕心沥血般地狂吐，猛一抬头，看见自己的脸苍白如落花，我蓦地一惊，难道是，一切还没有完？

手术是九信帮我联系的，他起初暴跳如雷，逼问我为什么不





找那“王八蛋”，叫他负责？

我万般无奈：“你要他怎么负责呢？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，抑或你要我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演一出‘亲生儿子闹洞房’？九信，我是成年人。”

他随即沉默下来。

手术的当时，我一直是镇静的。然而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，天空如此晴灿，自由的风掀遍我的衣裙，令人想起那些初夏时分的阳光，而我是这样地虚弱，内里的痛楚一阵阵袭来，世界乍然变黑，我倒了下去。

我醒的时候，是在九信的小屋里，屋里静寂如死水，连衣褶的移动都听得那般清楚。我寻找他的手，他的手，是暖的，却怎么也暖不热我冰凉的手指。我说：“冷哪。”他隔被搂住了我，紧紧地。我终于轻轻地问：“九信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过了很久很久，我以为他不肯回答我，然而他只是淡淡地展颜一笑：“你记不记得你说过，除了他以外，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。对我，也是如此，除了你以外，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。”

忽然一滴滚烫的泪打在我的手背上，我紧紧地抱住他，刹那间觉得他才是我生命中生死与共的人，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一直到了婚礼的前夜，九信还在问我：“叶青，你是真的快乐吗？”我笑，抚一下他的面颊：“傻。”

然而那一刻我还是震动的，当我们度完蜜月回家，母亲忽然想起，我的卧室里还有一束忘了多少天前，不知道是谁送来的百合花，那一束百合花，安静地在暮色里，闪烁着最后的晶莹。而

我的百合岁月

当我伸手触及，顷刻间，所有的花瓣都凋落下来，像雨，也许泪。但是我并没有哭，只是这一刹那，我分明地知道，我的百合岁月已经过完了。



鳳凰只在夜  
中醉

文 / 叶倾城

凤凰的每一天，从傍晚六点开始。  
人家晚饭桌上的灯暖暖亮起来的时候，凤凰开始对镜贴花黄：暖的粉，凉的胭脂，细丽的眉笔，蜷如花猫的香氛，容颜渐次幽艳，她缓缓在指甲上点染星光。

门外，长街上霓虹如流：“红唇”、“翠袖”、“银狐”、“蓝天使”……叫茶坊、咖啡馆、酒吧，都一样，无非笙歌处处，美女如云。属于凤凰的那一间，叫“凤凰醉”。

总在灯火最盛时分，凤凰笑吟吟地出现，及地长裙无尽起伏，发上一枝金步摇钻光闪闪。情与鸡尾酒都是同样地令人不能醉，又不肯不醉，每一夜，相同的剧情，不同的男主角，凤凰看过太多寂寞的人世。

而她是贩卖爱情的女人，只是她的爱，如一支美宝莲的口红，即使热吻也不会留痕。

初遇钟钢，凤凰只道是寻常。

他是几个熟客带来的。那几个人，恃着熟，又恃了半醉，一定拉着凤凰要喝交杯酒。凤凰一脚踩在椅档上，持着小银剪修桌上瓶花，一边软软笑，与他们兵来将挡。那些人愈发焦躁，生拉硬拽，扯得凤凰踉踉跄跄，脸上的笑也快挂不住。角落里谁发了一句话。

凤凰笑盈盈抬头，迷离灯影里遇上--双深邃眼睛。四周酒意纵横，空气亦醉，那双眼睛却是醒到十分，定定看她。不知怎地，凤凰手底一偏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整朵玫瑰齐枝剪下。

